

# 从种子到卷烟的历程(下)



□ 郝庆瑜

## 鲜烟叶要过三道关

鲜烟叶从烟田采收下来,结束了作为植物的一生。除一些品种的烟叶直接进行晾晒外,烤烟各品种的烟叶此时还不能作为卷烟工业的原料。必须经过初烤、复烤、醇化,才能进入卷

不一致。含水量高的,易霉烂变质,所以必须经过专业工厂进行复烤。

烟叶复烤的作用一是调整水分,防止霉变;二是排除杂气,净化香气;三是杀虫灭菌,有利储存;四是保持色泽,利于生产。经过再次加热干燥的复烤烟叶,理化特性进一步优化,烟叶品质提高,吸湿性减弱,利于烟叶在存储过程中的自然醇化。

打叶复烤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不断推广应用的烟叶复烤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将原烟在复烤之前,先通过打叶设备使烟片和烟梗分离。对烟叶与烟梗分别进行复烤,尔后分别打包和贮存。这种对叶、梗作分别处理的打叶复烤工艺有很多优点:便于运输;向卷烟厂提供高质量和规格化的原料;有利于原料的长期储存和醇化。经过打叶复烤之后,圆烟变成片烟,生产线上还会留下许多碎烟末、烟梗,这部分原料可以制成烟草薄片,变废为宝。

复烤后未经过一年以上贮存醇化的烟叶,统称为新烟。新烟在品质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如青杂气重、刺激性大、不纯净、烟气粗糙不舒

适、香味未能显露等。尤其是低等级新烟叶还有苦、辣、涩等缺点。因此,新烟不宜直接用于制造卷烟,必须在卷制前经过自然醇化或人工发酵,使烟叶颜色转深、青色减少、杂气消除、香味显现、刺激减弱,余味有所体现。这就是烟叶醇化的作用。

## 走上工艺生产线

现代意义的卷烟产品,其制作过程大致要经过卷烟配方、卷烟制丝、烟支卷制、卷烟包装几大项的工艺流程,才能作为商品流转到消费者手中。

正像厨师在烹调前先要准备好佳肴的材料一样,卷烟产品也需把各种类型、等级、风格的烟叶原料和香精香料等辅料合理搭配在一起,使之产生最佳的品质效果,这就是卷烟配方。叶组配方是形成卷烟产品风格特点的前提。烟草作为一种农产品,受本身的遗传基因、栽培技术、土壤条件、气候因素等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甚至同一株不同部位的烟叶,在品质和风格上

都存在较大差异。有些烟叶烟气充足,但杂气较重,刺激性强;有些烟叶劲头适中,但香气不够。通过叶组配方,利用各种烟叶的不同特性,能得到最佳组合,配方中的各种烟叶互相弥补,协调一致地发挥出各自的作用。一般来说,卷烟配方一经确定,其品质风格就相对定型了。

接下来,要把烟叶制成烟丝。卷烟制丝工艺是卷烟生产的主要加工工艺。它是根据烟叶原料的理化特性,按照一定的程序逐步经过多种加工工序,把烟叶制成合格烟丝的过程。在卷烟生产过程中,制丝的工艺流程最长、工序最繁杂、设备种类也最多。

烟支卷制是指利用专门的卷烟卷接设备,将卷烟原辅材料制造成滤嘴烟支或无滤嘴烟支的过程。卷烟卷制的整个工艺流程分为卷制和装接两部分。

最后,对卷制好的烟支进行小盒包装、条烟包装、装箱。这样,烟叶最终变成一支支卷烟,上市销售了。

## 云南烟区行

□ 马小淘

几年前,一个久未联系的中学同学辗转联系上了我。读书时我们很是要好,她听说我出了书成了所谓作家,特意好奇地给我打了电话。“你的书是全国同步发行吗?是不是会突破白金销量啊?”同学在电话那端有些夸张地问。我瞬间觉得索然,讨厌她套用形容唱片的词来形容书,仿佛自己的专业被羞辱,顿时生起一种掩饰不住的厌恶,觉得对方很是肤浅。这种心胸恐怕与年龄有关,当然更多的是对外行胡乱用词的愤恨。现在的我,已经又和那个同学密切起来,成了一起喝酒吃肉的朋友,也理解了一个人对自己专业以外世界的茫然。

今年夏天,我到云南各个烟叶种植区参观采访。在仿佛没有尽头的烟田面前,我的第一反应是照相。细雨过后,绿得简直不真切的烟叶团结而整齐地摇曳着盎然的生机,我看到的是一种不需求甚解的美。而后,在参观卷烟厂、烟农学校的过程里,每天都有新鲜事物扑面而来。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不再是一个响亮而模糊的概念,它具体而生动地铺展在眼前,我在好奇之中体会到一种外行的谨小慎微。我不知道一根细小的烟,从无到有亦要经历漫长的跌宕起伏,需要无数环节的精诚合作。读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新农村建设”被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以点带面,以最鲜活的面貌植入我的脑中。第一次细致而微观地见识到了这个庞杂的系统,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位同学所说的“同步发行”、“白金销量”,作为烟草业的纯外行,体会到了那种只能想当然的不得要领。

香烟对我来说当然不陌生,丘吉尔叼着雪茄比划着胜利的经典造型,马克·吐温烟不离手的代表性形象,鲁迅、林语堂……无数名人与烟共同现身的肖像直接显示着香烟在日常生活中的出镜率。

当我置身井然有序的工厂,看到大旱之年肥厚健硕的烟叶,看到烟草企业对地方水利建设的支持,听到烟农讲述从外省打工到回村种烟的经历,我视野的扇面被骤然打开。我无法视而不见,一个行业高速、科学地运转着,悄然进行着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为一个产业,它的生机勃勃、合理布局、有条不紊让人肃然起敬。我能想到的词很多,比如训练有素,比如未雨绸缪,比如赤子之心,比如心怀天下……

我曾经参与“金叶育才图书室”活动,来到边远地区的学校,见到过烟草人怎样把崭新的书籍和电脑送达贫瘠的乡村,看到过孩子们稚气未脱的脸焕发出怎样的色彩。这一路走来,烟草,在我脑海的投影是一颗跳动的心。当我直接面对着烟田、烟农、烟厂,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现代烟草农业的建设,不仅事关烟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还和烟农家的炊烟、孩子上学的学费、烟区种植百姓脸上的笑容紧密相连。“城市反哺农村,企业反哺社会”,烟草行业自觉地把回馈社会视为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注重发展的公益性、全局性、长远性,用挣到的钱,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默默把光和热送到需要的地方。生硬的工业制造,包裹着柔软的心。茫茫烟田之上,我看到了一个行业面对社会的襟怀和抱负、道义与担当。

## 阿爸的烟史

□ 李宏荣

虽然阿爸已去逝5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最好的是烟。那时烟草行业不像现在发达,云南香烟的品牌不算多,阿爸的工资收入也不高,可每月领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跑到乡供销社社卷烟门市部里买足3条香烟以备一个月的享用。阿爸抽烟的历史似乎还带点悲壮的色彩,他抽的香烟品牌档次是随着我读书的升级而变化。

当我读小学的5年里,阿爸抽的香烟品牌档次是3角分的“春城”;我小学毕业进入初中的三年期间,阿爸抽的香烟品牌档次是2角8的“金沙江”;当我初中毕业进入高中阶段,阿爸抽的香烟品牌档次又变成1角3分的“马樱花”;高中毕业我考入了省外大学后,阿爸抽的香烟品牌和档次降到了8分钱的“经济”,这个档次的香烟伴阿爸走过了很长时间,当我大学毕业市场上见不到“经济”牌香烟,阿爸才依依不舍地跟它彻底分手。

弹指间,时光飞逝,我走上了工作岗位,经济上不在依附阿爸那微薄的工资,现如今云南卷烟行业繁荣腾飞,各个厂家逐日推出一系列品牌以求抢占市场,一辈子勤俭的阿爸又开始抽着不带嘴的“小春城”;后来又抽起带过滤嘴的“大春城”;直到90年代中期,阿爸抽的香烟档次升到“红山茶”的消费层次;跨世纪始年阿爸津津有味地享受了半年的云烟,他就再也抽不动烟了,去世前还点燃一根云烟,吐出一缕微弱的青烟后,才带着满足的微笑永远闭上了双眼。

每年清明节,我带上云南新近推出的名牌香烟,把每个厂家的香烟点燃一根祭供在阿爸的坟前,让他在九泉之下也品尝醇正的香烟,看着一缕缕青烟在坟前飘起,我仿佛又看到了阿爸高兴的笑脸。

## 一个吸大烟的人

□ 孟伟哉

在我的童年,也就是七八十年前,我们那个村,我们那一带地方的乡里人,把吸烟袋锅的人,叫吃烟的人,把抽卷烟的人,叫吃纸烟的人,把吸鸦片的人,叫吃大烟的人。那时,我这个孩子,没有听说过“鸦片”这个词,倒是听成年人把鸦片称作“大烟”之外,又叫做“巴儿”。“巴儿”这两个字,究竟该怎样写,我至今不知,这里,我只是按发音写出。有一两次,还见过“巴儿”,那是一种褐黄色软软的面条,长约一二厘米。鸦片之外,什么海洛因呀、冰毒呀、摇头丸呀,儿时没有听说过。那时,日本侵略者还在,没有见过日本人吸毒,反而见过二鬼子吸“料面儿”。我们那一带乡里人,把日本鬼子叫“真日本人”,把伪军叫“二鬼子”。我见过二鬼子吸料面儿。那是把一些白色粉末置于一块锡箔纸上,点燃一支卷烟,用一根燃烧的火柴的火苗,在锡箔纸上燎着,一口气就把雾状化的料面儿吸尽了。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伪军”这个说法,不如“二鬼子”确切。伪者,假也。一个人或许多人,成

了侵略者的帮凶,残害自己的同胞,就是对民族的背叛,就是拿起屠刀的汉奸,货真价实,何伪之有。

以上,是题外话,也是题内话,不说说这种背景,就不好理解我要说的这个吸大烟的人。

我们那个小村庄里有几个人吸大烟,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说的这个人,印象太深刻了。

同村的人,即使非亲非故,不是同宗同族,也讲辈分。实在因为时隔太久,我忘记这个吸大烟的人的名字了。也许,正因为按辈分我称他“伯伯”,不叫名字,只知道他姓段,名字本就不在意。

我们村有三个大户,三个大家族:段家、张家、李家。段家可能还是我们村形成一个居落的奠基者。传说,在清朝的某个年代,这段家就有人做过官。在村里,段姓家族曾有五六个大院,都是家族繁衍分支的标志。不过,到我记事时,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吧,便辉煌不再,破落衰败,这个家族的多数宅院已是断壁残垣,只有两个院子尚称完好。土改时,这个家族的多数人成为贫下中农,却多为不精于农事的懒人。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

言不虚。段家虽在衰败,那些大院落、大厦房仍遗迹犹存,我最早认识的“耕读传家”、“紫气东来”两块门匾、一对狮子和一个影壁(又叫照壁)上的大“福”字,都是段姓家族的。段姓家族的房舍屋宇虽然占了我们村一大半地面,我称作“伯伯”的这个吸大烟的人,却无片瓦寸土,无立锥之地。

这个吸大烟的人住在哪里呢?住在为全村所有(也算集体所有吧)的玉皇庙里。我们小学生,有时候见他和他儿子住在庙里,有时候又多日不见,不知他云游流转到何方。他的面容总是铅灰色。我不知道他何时娶亲、何时没有了老婆。他儿子名叫槐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常常一丝不挂,或者披一块襁布片,在村里晃来晃去。村民们见惯不怪,无可奈何,即便看到他的生殖器撒把着,也只当没有看见。而他的吸大烟的父亲,对这个儿子不教不管。

这个吸大烟的人,手上经常拿一支旱烟袋锅。村里人都知道他吸大烟,我倒是一次也没有亲眼见过,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弄到“巴儿”,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吸食。有一天,他忽然进了我们家,祖母、母亲自然把他当村邻对待,不能驱赶,更

不能羞辱,相互如常地寒暄了几句。他在条凳上坐了一会儿,抽了一锅旱烟(我们当地又叫潮烟),起身走了。他走后,母亲说:“他这是来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他方才盯着窗台上的衣物,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会来偷。”果然,第二天早晨醒来看,窗户纸被捅破了,两件旧衣不见了。祖母、母亲采取不声不响不谩骂的态度,因为这种人得罪不得。

这个吸大烟的人和他儿子早已死去。由于离别故乡数十年,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死,也不知他们由何人埋葬,更不知葬在何处,偶尔回乡一次,也从无人提起过他们。

这个吸大烟的人,令我想起“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富不过三代虽不具绝对意义,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现在有论者讲要培养“富二代”,我觉得新鲜,觉得这是千言万语说不透的大文章,我的态度是:且走且看吧!

这个吸大烟的人,又令我想到当今的吸毒现象。吸毒,可以使的人生态度和道德沦丧到何等境地,当今之事,怕是比我说的这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许多事,要过几十年,才能重新想起,重新思考。

## 香烟的使命

□ 魏文红

这一代中国人,都有幸经历了一个惊人的历史过程。那就是一盒香烟的价格,从几分钱乃至两三毛钱,发展到几百元钱。据说现在的中国,一条昂贵的香烟,价格已经高达3000多元,相当于一个初级白领职员月薪。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3000元一条的香烟,每包就是300元,每

支就是15元。中国人的共识是,抽这样高贵香烟的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去购买,他和这种香烟的消费关系,仅仅是由于他本人处于社会关系链的高端。

当然,凡处于社会关系链高端的先生女士们也热爱健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反对吸烟的。当他们端坐在会议室的重要位置时,只要他们不抽烟,是没有任何下属敢于当着他的面吞云吐雾的。

## 烟的味道像“伴儿”

香糖,甜甜的,倒不错。”他辩解:“不用说,这准是个外行,口香糖也许不错,可是喜欢的怕是女孩子居多,男人很少赏识这种玩意儿的。抽烟说不上是什么味道,勉强说,也许有点苦吧,但抽烟的不稀罕那‘苦’而稀罕那‘有点儿’,他的嘴太闷了,或者太闲了,就要这么点儿来凑个热闹,让他觉得嘴还是他的。嚼一块口香糖可就太多,甜甜的,够多腻味,而且有了糖也许便忘记了‘我’。”

这“有点儿”什么味?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朱自清说:“抽烟其实是个玩

意儿。就说抽烟卷吧,你打开匣子或罐子,抽出烟来,在桌子上顿几个,叨上,擦火柴,点上。这期间每一个动作都带股劲儿,像做戏一般。自己也许不觉得,但到没有烟抽的时候,便觉得了。那時候你必然闲得无聊:特别是两只手,简直没放处,再说那吐出的烟袅袅地缭绕着,也够你一回两回的捉摸;便可以让你走到顶远的地方去。即使在百忙当中,也可让你轻松一忽儿。所以老于抽烟的人,一叨上烟,真能悠悠想想。他霎时间是个自由自在的身子,无论他是靠在沙发上的绅士,还是蹲在

台阶上的瓦匠。有时候他还能够叼着烟和人说闲话,自然有些含含糊糊的,但是可喜的是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这些大概也算得游戏三昧吧。”

朱先生还体验出烟“像伴”一样的滋味:“好些人抽烟,为的有个伴儿。比如说一个人单身住在北平,和朋友在一块儿,倒是有说有笑的,回家来,空房子像水一样。这时候他可以摸出一支烟抽起来,借点暖气。黄昏来了,房子里的东西只剩下轮廓,暂时懒得开灯,也可以点上一支烟,香烟头上的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

听得出。要是生气,也不妨迁怒一下,使劲儿吸它十来口。客来了,若您倦了说不得话,或者找不出可说的,干坐着岂不着急?这时候最好拈起一支烟将嘴堵上等你对面的人,若是他也这么办,便尽时间在烟子里爬过去。各人抓着一个新伴,大可以盘桓一会的。”朱先生写道:“烟有好坏,味有浓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烟而抽的是大方家。”张爱玲说过:“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朱自清能从一支烟中品味出丝丝甜苦,同时也在磨难中体味出了人生的真谛和真味儿。



□ 阜阳